



找回身份認同 展現傳統意義

中生代潮人賣力傳揚孟蘭文化

香港潮汕傳統文化協會副會長顏文龍因小時的家庭變故，對自己潮州人這個族群身份留下「野蠻、無文化、粗魯」的印象，然而當感情疏離的父親去世後，他醒覺要找回身份認同，積極了解潮州文化、歷史，還成為大江埔潮僑孟蘭勝會骨幹成員，今屆勝會前，他遠赴汕頭潮南，學習糖塔製作技藝，此外亦走入學校，指導家長與學生們製作潮州祭品如孤蕾粿、紅桃粿、糖塔。文化傳承無疑已成為使命，對於香港日漸萎縮的孟蘭勝會，只能盡量做好，力挽狂瀾！

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

記者五年前在勝會認識祖籍寧寧的顏文龍，當時已留下深刻印象，因為他看來年青，實際亦只有約40歲，在會場內活躍，示範炒潮州麵、維持化大士及派米秩序、主持搶孤小型比賽等。這麼賣力的中生代，在一眾年紀偏大的籌辦人員中顯得突出。

孟蘭勝會逐漸萎縮

孟蘭勝會在六七十年代最興盛，2014年亦躋身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內。其中「香港潮人孟蘭勝會」更早於2011年列入國家級非遺名錄。但孟蘭勝會也像一些傳統文化，走入萎縮階段。其可見情況如籌辦者老化，很少年輕人參與、資金不足，疫情及隨着而來的經濟不振，令籌款困難、場地在城市發展下愈見減少，如互助委員會的結束令屋苑的勝會幾乎全部消失等等。

顏文龍參與籌辦勝會的日子雖不長，但也深深感受到這些衝擊。他說，城市發展、政府政策這些外間原因，難以梳理，但人力、資金方面可以想方設法解決。他覺得若有後生願意參與籌辦，應給予機會及支持，他也是這樣過來的。資金不足就要想想如何節流，如他參與的大江埔孟蘭，大會每年都向外間公司租棚及搭棚，為省支出，今年自己買鋁合金材料找人搭棚，雖然一下子支出增多了，但長遠而言省了材料費。

製孤蕾粿是在做善事

面對籌辦孟蘭勝會的嚴峻環境，他認為有關組織要互相支援，例如可共同採購及作出一些合作。他今年與葵錦秋中學（屯門）的學生及家長共同製作了二千個孤蕾粿，除了供應給大江埔勝會，也送給西貢、元朗及深井的勝會，減省他們的一些支出，原來小小的一個孤蕾粿，也要花費十元。

在葵錦秋中學（屯門）的潮州祭品製作工作坊，



顏文龍(右)在大江埔孟蘭勝會中擔任司儀，揮灑自如。

記者也有到場觀看。總結它的意義不只是製作食物那麼簡單，而是深具文化意義。約20名家教家長及學生主力製作孤蕾粿，另製作少量紅桃粿、糖塔。在過程中，顏文龍主要向他們解說孤蕾粿的意義所在。「孤蕾粿用在施孤、施食法門上，是積功德，供下三界的眾生享用，在做的時候也要心存善念，觀想這些可以利益眾生，以解餓鬼道不能食之苦，這是從佛教觀點去理解，你們是做善事。」

文化傳承須了解其意義

顏對記者表示，做傳統文化傳承工作時，如各種儀式，須知道其背後意義和目的，否則別人只會認為是迷信行為。有不少人覺得孟蘭勝會是鬼節，主要拜鬼，但實際並非這回事。他最初也不甚了解，後來知道這是潮州傳統文化的展現。潮州孟蘭當初在鄉下時只是祭祖。後來大量潮州人來港，一些人境遇不好客死異鄉，而潮州人在港沒有祠堂、廟宇，於是年度孟蘭勝會成為同鄉拜祭這些好兄弟的場合，這種善行又可凝聚潮籍人士。

顏說，孟蘭的核心是「孝、悌」，孝是用心侍奉雙親，悌是兄弟和睦友愛，孟蘭節是紀念已亡親



葵錦秋中學（屯門）家教會長及學生合力製作孤蕾粿，同時間了解它的文化意義。最後排黑衫者為導師顏文龍。記者 鄭玉君攝

故。他小時對父親造成的家庭破碎感到憎恨，連帶潮州人這個身份也嫌棄。但文化之根仍在血內流動，如他總喜歡到泰國，在唐人街看到潮州食物如粿、發糕，就必定吃一些。他與父親的關係在其成年出來社會工作一段時間後有緩解，他曾與父親回鄉奔喪，其父亦將他大學畢業的相片擺放在家中。2017年父親過世，他突然覺得要找回自己的根，如今潮州人在他眼中是很有文化修養，良好保存了中土文化（如祭祀）。



倒模做出紅桃粿。



孤蕾粿捏成小花瓶狀，蒸熟後花瓣形的頂部塗上粉紅色食用色素。



顏文龍(右)指導家長搓麵粉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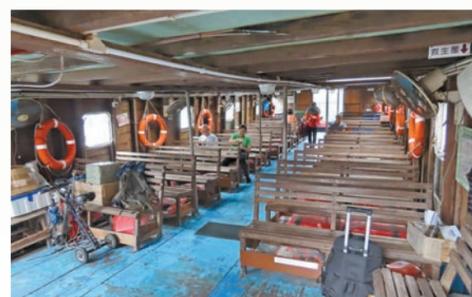


葵錦秋中學（屯門）中一生活呂晉傑(中)製作糖塔有天分，在今年大江埔孟蘭勝會的孟蘭文化市集示範糖塔製作過程。

新·專欄



吉澳水月宮(左)對開的避風塘，成為福利渡(右)最後棲身地。



福利渡四月底時經過鴨洲時身影。

船艙多排木造背靠長椅具古樸美，只能緬懷中。

記者隨筆

吉澳福利渡浮沉之路



半沉沒福利渡，設在客艙頂的駕駛艙暫時仍在，紅色船名清晰可見。

筆者近年間中會探訪新界東北部分村落，如鐘羅盆、榕樹凹、谷埔等，每次都感疲憊，因為到這些地方總要走不少路，因陸路沒有交通(沒有馬路)，水路則要拿禁區紙後自己租船到達，諸多不便。想來這些村落都在沙頭角海沿岸，水路不是最理想的出行之途嗎？是的，曾幾何時是水路出行，但都已是數十年前之事。

沙頭角海灣街渡已成歷史

查看資料，未成禁區前的沙頭角海灣，有不少街渡穿梭，來往於沙頭角碼頭、鳳坑、谷埔、鐘羅盆、荔枝窩、三極村及吉澳等村莊，但50年代成禁區後，生活開始困難，人口漸漸流失，終於多條街渡停辦，至本年5月2日前，只剩下吉澳街渡。為何特別說出這日期呢？因為此後連吉澳街渡也停辦，沙頭角海灣街渡正式走進歷史。

在它停辦之前約一周，筆者趁休假，抓緊機會首次搭乘。運輸署資料顯示，由吉澳村公所營運的街

渡每天有4班對開沙頭角及吉澳，鴨洲會否開出按需求而定。街渡只有一條，單程票價20元。在船頭，可看到它的名稱「吉澳天后宮福利渡 KAT O WELFARE FERRY」，船隻編號AM50061T，它有天后宮福利渡之名，因多年來廟宇香油補貼維持營運，便利村民出入。

吉澳街渡歷史悠久，早年由私人辦，到六十年代末，吉澳村公所獲政府發出街渡航線牌照，以吉澳天后宮之名，營運來往沙頭角及吉澳(經鴨洲)的街渡。5月停航的船隻已是第三代。據島嶼研究網絡的資料，這艘第三代吉澳福利渡於2003年在內地江門建造，一年後投入服務，可載八十多人。

它的歷史雖然不長，但古樸味道十足。筆者坐過後，不禁發出讚嘆之聲，連說「好靚」幾次，因為只有一層的船艙很寬闊，多排背靠長椅都是木造的，分布兩邊，中間是通道，艙的地板及牆也是木質。這種設計筆者從未在其他曾乘搭的街渡見過。在船艙近船頭的一塊銀色反光掛板更充滿人情味，

其刻字牌頭寫着「吉澳村公所天后宮福利渡值理會籌建新街渡樂捐芳名」，刻下的芳名有很多，估計有五六百人，所捐款項除港元，還有寫的是英鎊、澳元、歐元等，板下方寫着由吉澳村公所值理會、幾個旅歐吉澳組織、歐澳多個國家的鄉親籌集，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一日立。這些資料反映吉澳福利渡如何受村民重視。

船公司開設專線但客量不足

然而長年辛勞執勤的吉澳福利渡，漸見殘破，漏水愈趨嚴重，它本已入不敷支，還要花巨款維修，加上船長年事已高，無奈迎來停運命途。不過，在其停航前其實已有安排，不致令吉澳村民沒有船搭。沙頭角禁區本年初進一步開放，有船公司開設「沙頭角至荔枝窩/鴨洲/吉澳」專線，方便旅客循環跳島遊。

從前載人、運貨、送垃圾的吉澳福利渡不用工作後，被拖往吉澳水月宮對開的避風塘暫放，但七月初筆者往沙頭角遊玩時，有居民告之它已入水，正在沉沒。據悉，村公所已聯絡海事處將福利渡拖走。約十日前筆者到吉澳看望它最後身影。孤寂的福利渡半沉在碧波中，設在客艙頂的駕駛艙仍在，相信不用多久時間，它會完全消失。

對於福利渡的離去，筆者相信居民難免有複雜情緒，因為曾經有幾千人居住的吉澳，現在常住人口雖然只有幾十人，但很多在外居住者會趁假期返吉澳度假、探親，福利渡曾滿載過多少歡欣與離愁。另外，重要原因是船公司開設的專線票價頗為昂貴，單程要40元，比福利渡貴一倍。雖然設有2元長者優惠，較福利渡的長者優惠15元為便宜，但回鄉度假探親者不少還青壯。

當然這條專線其實是希望吸引遊客搭乘，但客量實在不足，筆者在平日搭過幾次，人數都不多於十人，有船員稱周六日會好一些，試過有百多人，但整體都是「蝕住做」。經營困難下難言減價。有村落代表人士認為，當局應該補貼船公司，或對沙頭角禁區再進一步開放以增加多些遊客。

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